



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西风烈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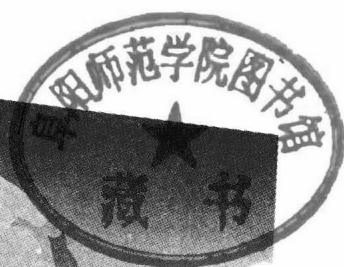
逃离

冯积岐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逃离

冯积岐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离/冯积岐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680-846-7

I. ①逃…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0285 号

逃 离

作 者 冯积岐
责任编辑 闫 璞 马凤霞
整体设计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46-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手白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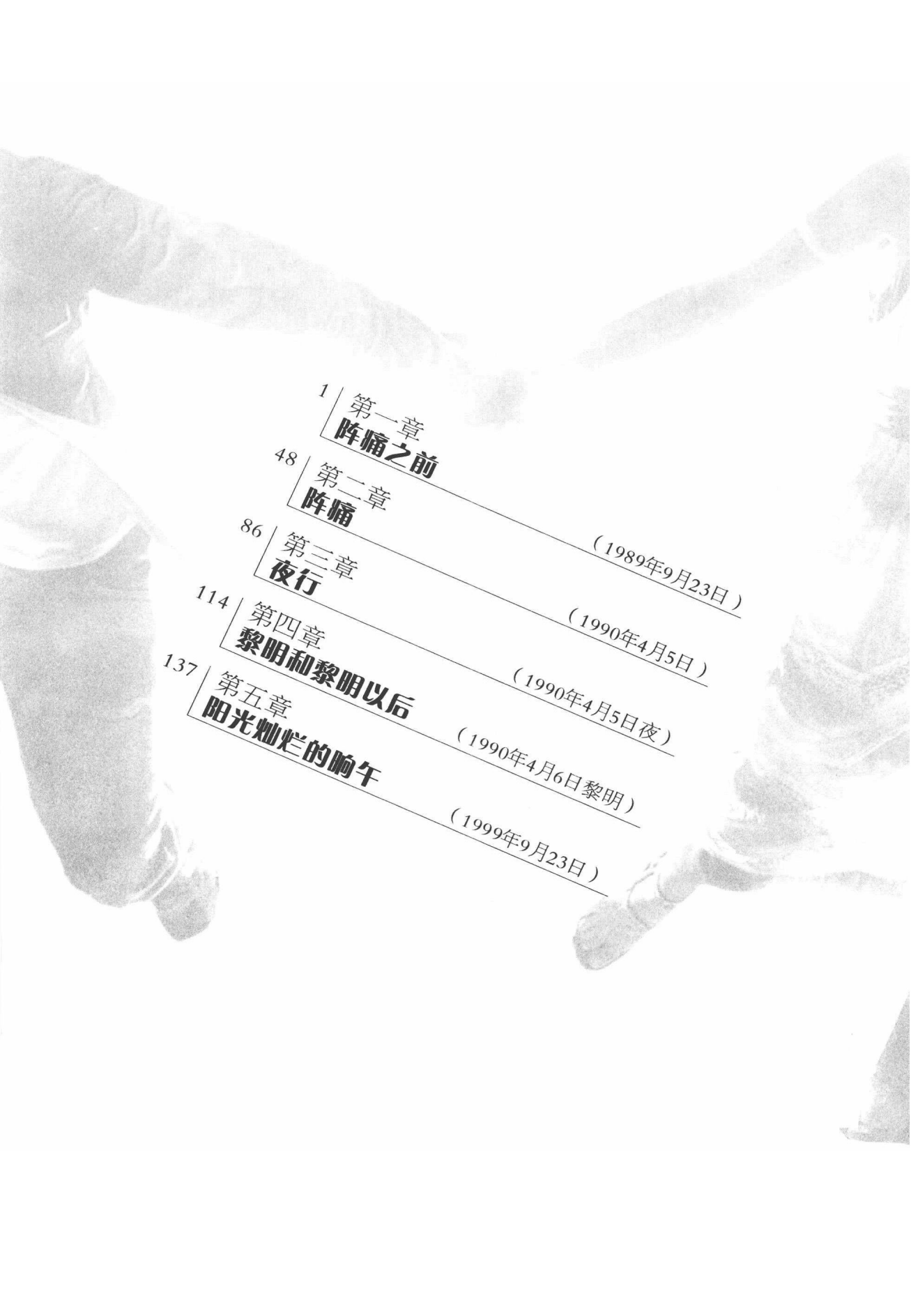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阵。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甚至在陕西文坛之外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为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阵”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更多地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1	第一章 阵痛之前	(1989年9月23日)
48	第二章 阵痛	(1990年4月5日)
86	第三章 夜行	(1990年4月5日夜)
114	第四章 黎明和黎明以后	(1990年4月6日黎明)
137	第五章 阳光灿烂的晌午	(1999年9月23日)

第一章 | 阵痛之前 (1989年9月23日)

1 | 牛天星

南兰迈着轻盈而玲珑的步子走在我的前面。我丢下她那富有弹性的脊背，目光爬上白皙的脖颈从南兰的头顶上仰视而过：对面山头上的松树挂在褐灰色的岩石上，凝重的老绿色没有变，比20年前更老练更深沉了。我气喘吁吁地向山顶上爬去，已经落进了山凹之中的太阳似乎是气喘吁吁地向上挣扎。山顶上清爽的空气中有一缕淡淡的铁锈味儿。草是红的，岩石是红的，苍翠的松树上也披着星星点点的红颜色，落日最后的绚丽在山顶上展示得清晰无比。我看见，松树的根就扎在岩石中，铁面无情的岩石仿佛被树根钻开了一条缝。从山顶上下来，粮子老汉正在院畔收拾山犁，他大约看见我爬上了山顶，疑惑不解地问道，山顶上有什么看头？我没有给粮子老汉直说我不相信岩石中没有一点儿黄土竟然会长出松树来，我笑了笑，收藏了我的疑虑，淡淡地说，上去看看景致。“当当”两声，粮子老汉将犁铧在山犁上有分寸地碰了两下，算是对我那可笑行为的回答。我不再怀疑树木生长的真实性——它们就是生长在岩石上，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凝视着那些岿然不动、神态从容的松树，由衷地感叹和20年前的不期而遇。这些松树携带了20年的时光一点儿也不显老，它们身后的日子长着呢。南兰像紧抱着她的生命似的紧抱着那个简单的画板。她突然产生了写生的欲望，叫我去看她素描山里的仲秋和秋收秋种的农民。三个多月了，南兰只画了几张画，她的心思没在作画上，那几张缺



少激情的画面上游走着她易变的心境。

“山里的秋天就是美！”南兰的赞叹中免不了含有印刷品的味儿。

“美什么美？”我说。

“就是美，比你们省城里美。”南兰坚定地说。

在我看来，她是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她用清纯得近乎透明的目光审度、过滤她所目击和感觉到的事物，而且将它付诸于语言，无所保留。因此她有足够的理由忽略我的烦躁、苦闷和心中的空空荡荡。

“你不去？”南兰的眼神紧逼着我。

“去。咋能不去呢？”

我们走出了茅草味儿浓郁的草房。南兰挽住我，脑袋偏过来倚在我的臂膀上。白花花的小路探头探脑地从院畔钻过去溜进了勾挂牵连的草丛之中。路面太窄，不可容忍两个并排行走着的人，我们只好分开手，一前一后地行走在生硬的山路上。南兰赌气似的和不容纳我们相依相偎的小路较量，她的双脚踏进了乱草之中又挽住了我。

“哎哟！”

南兰夸张地叫了一声，手臂从挽住我的胳膊上脱落了。

“咋啦？”

“狗咬了我一口！”

南兰抚摸自己的脚踝。她大约被藏在乱草中的枣刺刺着了。我要看刺得严重不严重，她不叫我看。

“你看你，走在路上得提防着。”我说，“路上满是狗，小心再咬你。”

“它敢？”

南兰举起画板在路旁的茅草上扑打，那样子，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做派。

孩子，你真是个孩子，南兰。

谁是你的孩子？

你，南兰。你是我的小姑娘。

我才不是，我永远不做你的小姑娘；永、远、不、做。

房间里的光线柔和而细腻，南兰一只手托住下巴，胳膊支在桌子上，不眨眼地看着我。我从她的目光中捕捉到的是单纯、热情、真切以及和年龄不相配的冲动。她坐在那儿看人的姿势比她的年龄还稚嫩。

第一次收到南兰的信，她称我牛老师，书信的语气、书信的内容和书信

中逸散出来的情感恰如其分地囿于老师和学生之间。从以后的每一封来信中我都能看见有一座尊敬的冰山晶莹透亮地竖立在我和南兰之间，透过这座冰山我恍然窥视到一个 16 岁的女孩儿朝大她将近 20 岁的男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领域尊敬地注目。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座理智的冰山渐渐地消融，垮掉，直至荡然无存。原来，这座看似坚硬如铁的冰山只不过是我和南兰遮掩彼此的屏障，薄如丝绢的屏障。先是把牛老师悄悄地换成了天星老师。后来，老师不见了，只剩下了天星。再后来，称呼只变成了一颗：“星”。我是在南兰 17 岁生日过后作为一颗“星”落进她那纯洁无瑕的心目中的。你必须承认，是你默认、接受了从老师到“星”的演变过程；你必须承认，南兰的情感变化正是你所需要的效果；你必须承认，这是和你老练的影响、诱导分不开的。你妄图用语言混淆她的情感以掩饰你的欲望，其实，你的目的早已赤条条地站立在南兰跟前了：我的小女儿（看似用伦理拒绝），我的学生（看似用冰山遮挡），我的朋友（看似合乎常情的忘年之交），我的精神上的小情人（只停留在精神上是小心翼翼地试探）。你就是这样把各种人际关系糅合在一块儿压在了她身上。信发出去后，你忐忑不安，你大概觉得，16 岁的小女孩的情感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她们内心常常隐伏着一种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和许多即兴的、易生易灭的想法，或者叫做游戏，或者叫做恶作剧。你猜测，后果不外乎两种：或者被南兰用孩子的语言毫不留情地骂一顿，或者是“星”和“兰”默契的会合（当然，这是最理想的）。为了挽救你自己，你给南兰寄了一本《毕加索传》，你在信中给南兰说，你是学画画儿的，读一读大师的传记对你作画是有好处的。你故意明确地暗示南兰：你不是波特娃（16 岁的中学生，后来爱上了大她近 50 岁的毕加索），我不是毕加索。你焦灼地等待南兰给你的回信。你挨过去了好几天，终于拿到了南兰从凤山县高中寄来的信，拆信时，你的手臂不由得颤抖着，心跳加速得难以按捺。展开信，你的眼睛发亮了：星，我就是波特娃，你就是毕加索。南兰的声音平静、认真，一丝不苟的，没有游戏的意味。她的一句话挽救了你。你捏着信闭上了眼睛，让眼前出现短暂的黑暗，头脑里什么也不装，一颗不安的心平稳地安置下来了。因为你的精神和肉体还是不好握手言和，还是在相互对抗之中，所以，你迟迟不能进入南兰的肉体，使她成为你需要的情人。你总想用双手稳住你左右摇摆的精神，劝慰它，让它就范，可是，你的精神不安分，一松手，就向肉体反戈一击。精神的活跃使你陷入了两难的泥淖。

南兰那条乌黑发亮的毛辫子轻柔地摆动着，随着小路上坑坑洼洼的增加，摆动的幅度在变化。我恍然看见南兰的长毛辫子变成了一只毛毛虫，爬到了她的衣服下面，穿透了她的脊背，穿透了她的肌肉、骨头、血液和神经，咬住了她的心脏……我真有点担心！

“哎哟！”南兰惊讶地叫了一声，“蛇！”

南兰猛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脸上的表情陡然变得惊恐不安，已显丰满的躯体在我的怀抱中显得纤弱而瘦小。她被吓住了，她用对我的搂抱表示需要我的呵护。她的胸脯紧紧地贴住我的胸脯。她微微地战栗着。她哈在我脖颈上的气息也在战栗和浮游。我垂下眼看着她的满头秀发，看着她抱着我的手臂。我的一只手在她的长辫子上抚摸，她的长辫子像她的呼吸一样不太平静。我在心中默许过，要呵护她的精神呵护她的肉体。我要竭力保护一个少女的贞洁。我当面答应过她，要呵护她。我是在呵护的名义下离开省城，带着她走进桃花山的。城市里的灰尘是很厉害的，会悄然无声地污染她，山里的空气是洁净的，山里的空气才养育人。我当初的想法真的就这么单纯。

“南兰，你的眼睛大概看花了，”我说，“不会有蛇的。”

“没有看花，”南兰说，“我看见有几条蛇在路上朝我吐舌头。”

“秋天的晌午，蛇不会溜到路上来的。”我说。

“不，你骗我。”南兰说。

“咋能说是骗你？”我说，“我走在前面，你走在后面。”

“不，有蛇我也要走在前面。”南兰说。

南兰将画板向左肩上一挎，她绕过了草丛，走在了前面，回过头来朝我一笑，瞟了我一眼。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做派，淘气却不使人厌恶。她那乌黑的长辫子随心所欲地摆动着，随着很有弹性的脚步。她的任性浪漫和秋天的成熟深沉不太协调。

姑姑和姑夫在坡地里劳动。清早起来，姑姑和姑夫就上地去了。劳动似乎已经不是他们生存的需要，而是一种生理需要，好像不劳动，他们就活不下去了。老远看，对面坡地里的庄稼人和堆在坡地里的荞麦垛子没有两样——都静止不动，都占据着一个小小的位置。

2 | 牛彩芹

南兰的叫声尖锐、急迫，是发自内心的带着恐惧的声音。这女孩儿的叫声能把人心揪紧得发颤。给安安静静山里投进去这么一声喊叫，连树木、茅草、石头也会颤动的。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急急地向坡上面跑，我一抬眼看见了天星和南兰，茅草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见他们依偎在一块儿的上半身。这女孩儿也真是，你偎着一个大男人还咋呼什么？喊叫什么？你再喊叫，这桃花山也只有这么几个人，只有我和天星他姑夫，只有田登科和冉丽梅。得是怕人听不见，看不见？这女孩儿也真是……十七八岁就学会了作精作怪。假如我知道是这样，真不该到坡面上来，我没有闲工夫看天星和南兰搂搂抱抱。我将目光移到了平岭那边，在安安静静的日子里，你得不时注目一下平岭那边：那是一片开阔地，是桃花山的门户，不论是谁，要进桃花山，必须从岭上的那条大路上经过。山外的风不时地从那边的开阔地上透进来，力图疏松积蓄已久的静寂。可是，山里的静寂如冻土一般坚硬，就仿佛一颗小石头投进了深不见底的沟里，好长时间听不见回音。我看见，平岭上好像有个人影在晃动。

我真没有想到，走在平岭上的就是天星。

刚吃毕晌午饭，我从草房里出来，站在院畔的树荫下抹汗。太阳在树荫以外炙烤着大地，白蒙蒙的空气流动得很吃力。六月的山里，到了晌午并不比山外凉爽多少，凉爽是早上和晚上的事。晌午的炎热很短暂，但分量够重的，蒸腾的热气障人眼目，几十丈以外的山头、树木、牛羊和行人都裹上了一层白纱，只能看见轮廓。我只看见平岭上走动的是两个人，他们的模样无法看清。我以为进来了两个麦客，从晃动的身影上和手臂摆动的幅度上我能感觉到他们步履的迟缓和疲惫。你们应该顺着平原上的大路向西走，在平原上至少还能赶五六天场，进山干什么来了？山里的收割还得十多天。这肯定是两个糊涂人，比杨长厚还糊涂；长厚只有在赌牌时才是清醒的，即使清醒着也很少赌赢过。我不愿意再多看那两个糊涂人一眼，我靠住了那棵粗壮的桃树坐下去，让迎面而来的南风将皮肤上的汗水慢慢地吸干。天星叫了我

一声姑姑。我抬眼看时，他已站在了我跟前。我又惊又喜，我说，我还以为是两个麦客进了山。天星说，姑姑你没想到吧？我说没有。我不由得去注视那女孩儿，她长得很好看，个头不低，张嘴一笑，眉眼里笑出来了一个女孩儿。讨人爱的女孩儿，她给天星摆眼神的时候我才发觉，她那种不经意的举动是属于成熟女人的举动。我再一次去打量这个女孩儿，天星大概觉察到我的目光中含有审视的意味，还没等我开口，他抢着说，姑姑，这是南兰。南兰拉住了天星的手，腼腆地朝我笑了笑。我知道，一见面就问他们是什么关系有点不太合适，况且，他们已经走了40多里的山路了。我说，这女孩儿真有能耐，能跑这么多山路？南兰说，山里就是美。她的西府口音很重，她大概也是凤山县人吧，我还以为她是省城里的女孩儿。

傍晚，我走进了天星住的草房，天星用烧过的树枝在土墙上记下了他进山的日期：1989年6月19日。

天星进山的时候还没有收麦子，现在，收了麦子，又种上了新的一料。日子就像头顶上的云，流过去一朵，又赶过来一朵，等云朵走光了，天蓝成一片，我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昨几个晌午是放牛，今几个晌午是放牛，明几个晌午还是放牛。山里的日子比牛还诚实，还迟钝。

“彩芹嫂！”冉丽梅站在豆子地里，挥动着镰刀，朝我呐喊：“牛跑了！”

平岭上晃动的不是人，是牛。牛比人还有灵性，它老远嗅见玉米味，就朝玉米地里跑。

3 | 冉丽梅

“你听，丽梅。”登科说。

登科直起腰，将镰刀提在手里，支棱着耳朵听。

我说：“你割豆子。”

“你听，那女孩儿在喊叫啥？”

登科左手还攥着一把豆子，他提着镰刀向地头走了几步。

我说：“你割豆子。”

“我去看看，出啥事了？”

登科连手中的豆子也没顾得放，提着镰刀大步流星地朝院畔那边去了。我只割了几把豆子，登科就回来了。我埋下头割豆子，没有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能出啥事呢？我料定啥事也不会有。山里的所有事就是干活儿、吃饭、睡觉。我听见，豆子的响声稀稀落落的，镰刀也不干脆了，我扭过头去一看，登科左手攥住豆子，右手的镰刀来得很迟缓，他的心思好像从豆子地里游走了。

我说：“你割豆子。”

“嘻嘻。”登科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

“你笑？”我直起腰来看了他一眼，“你笑个啥？”

“嘻嘻。”

“我看见了，”登科说，“他们两个在亲嘴。嘻嘻。”

“是不是没见过人和人亲过嘴？”

“你说牛天星和那个女孩儿是不是两口子？”

“你管得着吗？”

“不是两口子咋就睡在一块儿了？”

登科直起了腰，他不再割豆子了。他的两腮鼓得圆圆的，不知嫌我没回答他，还是自己和自己生气。不是两口子，就不能睡觉？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只要男人和女人愿意睡，睡在一块儿，有啥大不了的？女人睡男人和男人睡女人不光图快活，还要图愿意，愿意就是规矩。我没有道理给田登科可讲，在他看来，两口子睡觉才合规矩。他老是用奇奇怪怪的眼神看着牛天星和南兰，你管人家是啥关系，人家睡觉能影响你的地里不长粮食？能影响你的乳牛不下犊？

我说：“你割豆子。”

“青天白日的，啥活儿也不干，还站在路上亲嘴。”田登科说，“喊？得是受活得乱喊？”

我说：“人家喊不喊，碍你啥事了？”

他不和我争辩了，弯下腰割豆子，一镰刀下去，一株豆子跃得老远、老远。镰刀闪闪发亮的光从豆子地里飞越而过。登科喘着粗气，镰刀的响声密密麻麻的。

4 | 牛天星

“南兰。”

我叫了一声，南兰头也没有回，背在右肩上的画板稍微动了动，不安分的长毛辫子在画板上不安分地扫动着。

“南兰，”我说，“南兰你看，桃花山像不像簸箕，姑姑簸粮食的簸箕？”

画板不动了。长毛辫子不动了。南兰的表情也大概固定不动了，固定在和我的精神我的情感划清界限的份儿上。这女孩儿？她的情感变化得像风一样快。18岁的女孩儿和16岁的女孩儿大不一样，不谙风情的女孩儿和已谙风情的女孩儿大不一样，除过淘气、顽皮、随心所欲之外，成熟女人的自负、乖戾、狡黠已像虫子一样钻进了南兰苹果一般鲜亮的18岁，受到侵蚀是不可避免的。她无缘无故地和我赌气。既然是这样，我不打算理她。

秋天高远的蓝天铺在山坡上，铺在岩石上，铺在了树林里，覆盖了桃花山，清澄的空气清澄的晌午理出了人世间清澄的一角：清澄抚摸、洗濯着我赤裸的肉体和灵魂。省城那混浊空气已被我推拒在三百多里以外，灰色的天空灰色的行人灰色的车辆灰色的建筑物已成为久远的记忆了。忘却喧闹盲目的中午，忘却热情苦闷的夜晚，宁静的环境只有和宁静的心绪才能达成和谐。我还是想和南兰说话，我不能不理她。

我说：“南兰，你看这桃花山就是一个簸箕，你和我就站在簸箕口上；簸箕一动，咱俩就被簸出去了。”

话一出口，我真的感觉我的脚下在动，可能是地心里有一股力量在翻滚。南兰依然没有回头，她迈着碎步子，小腿向前紧拧了几步。沿着细线似的小路看过去，南兰小腿的一部分被路两旁蓬过来的茅草罩住了。我熟悉她，熟悉她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南兰的小腿很匀称，特别是连接脚踝的地方并不是很突兀的细而瘦，和那些仿佛是支撑不住自己躯体的女人的小腿相比，南兰那两条腿的漂亮就在于：丰满、有力——一个女孩儿的健康、漂亮仿佛有了坚实的支撑，永远不会垮似的。南兰坐在我的怀里，她的两条腿搭在我的大腿上，我的手顺着她的小腿一点一点地向上抚摸，完全是父亲抚摸女儿的